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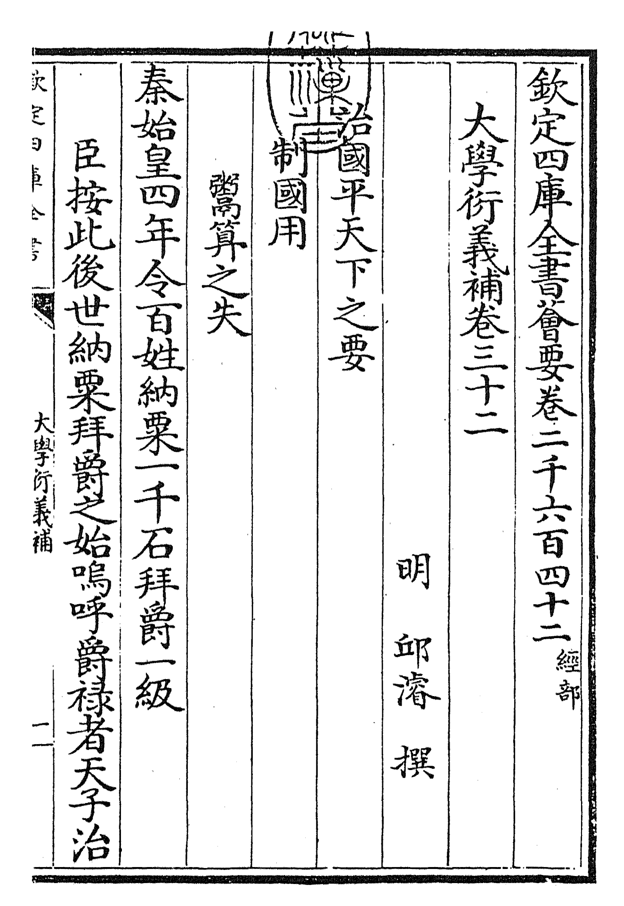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鬻算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臣按此後世納粟拜爵之始嗚呼爵禄者天子治

天下之名器所以馭其臣民而富貴之者也上持富貴之柄以馭下之人使其委身盡命以爲吾用以成天下之務以通天下之志以阜天下之財上以承天意下以奠民生中以安君之位者也爲君者顧乃倒持其柄以授之民而以其所以爲貴之器而博其粟于民以爲富是非但失其爵以馭貴之柄而併與其禄以馭富之柄失之矣名器之失自秦政始作俑之尤萬世之下咸歸咎焉

漢孝文時鼂錯説上曰欲人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按鼂錯之言有所見于利而無見于義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害何也盖為治必立紀綱立紀綱

在明賞罰明賞罰在爵與刑今爵可以粟得刑可以粟免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紀綱不立則國非其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或曰錯之意在貴粟以勸農夫農人勤生而務本無所俟于爵自不犯于刑其貪爵而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也逐末者以財而易粟輸之縣官以得爵免罪恃有爵以凌暴倚無罪以為姦塞下之粟雖多而國中之姦愈肆是則錯之此議專于利而背義利未

必得而害巳隨之富有四海者裕用足邉之策豈無它道而必用此哉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于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臣按自鼂錯建議之後若景帝武帝成帝安帝雖皆賣爵然多以歲有荒旱邉有儆急用度不足不得巳而為之至靈帝則賣爵以為私藏書之史冊

貽議千古

唐肅宗至徳二年御史鄭叔清奏請勑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臣按自秦漢以来賣官已非令典至唐肅宗乃至賣科第焉嗚呼王嘉有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謹之盖以位天位也禄天禄也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非一人所得私也私之不可鬻之可乎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記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

然後爵之假之以名器固不可論不定而官之爵之尤不可夫設科取士雖非古典而士大夫由是以進身是即古論秀之法必須論定而後官之者也今不論其所業而論其所輸名曰明經而實則輸錢彼粗知文墨者猶之可也而不識文字者亦與焉其取用無藝一至于此哉近世又有建請納粟輸馬以補國子生者鬻及學校士子作偏者名教罪人也前事之失後之人尚以為戒幸毋蹈其失

以貽天下後世之譏云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財用足矣妄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于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見在綾紙告身繳赴尚書省毁抹

臣按孝宗此詔謂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則是非歉歲不行非民願不强臨時取旨不為定例令則著為定例不問

歲之歉否不顧民之願否遇有意外興作既知其不可取之常賦又不敢請之内帑首以鬻官為上策嗚呼以古人馭世治民之器而為博易錢穀之舉識治體者不為也我祖宗以来最重名器内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與冠帶犯贓私者除名為民當是之時民以官爵為貴冠帶為榮其所以榮貴之者以有錢不能買故也近世司國計者取具目前而建為納粟賜冠帶之令後又加以散官所

幸者尚不至如前代責見任官耳且國家無甚倣急雖少有虧欠然猶未至于甚不得已也乃因有所營造興舉財未匱而逆計之荒未至而豫備之而為此一切不得已之策然行之既非其義而守之又不以信方其責之之時惟恐民之不售也而彊與之既與之後而又多方折辱之百計科率之遂使民之視冠帶也如桎梏然寧出粟也而不肯受官噫此等之事非至于甚不得已不可行也盍

反思曰今吾于可以已之時而遽行之行之而又失信于人一旦馴致于不得已之地吾又將行何策而責與何人哉小人苟顧目前不為遠慮凡有建請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萬一至于甚不得已人皆可與也惟犯贓官吏决不可焉何也彼為貪財而失其冠帶上之人又貪其財而與之是則上下交為利矣又何責彼為哉以上鬻官

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原

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臣按此後世鬻僧道之始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輿為壇泗洲募人為僧以資上福人輸錢三千淮右小民規影徭賦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

臣按民之為僧何預于君而小人乃以度僧為資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為德度民為僧是欲絶天地生生之仁豈天所好哉致一人于死地尚足以

感傷天地而有以召災矧絶六十萬人之生意其召災又何如哉以是為求福臣不信也

宋神宗熙寧元年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宫禁恩賜度牒裁減稍去剃度之冗是年因公輔始賣度牒

臣按前此雖鬻僧未有牒也賣度牒始于此

神宗問王安石曰程顥言不可賣度牒為常平本如何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

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所剃者三千人頭耳

臣按天子以天下為家四海為富佛教未入中國之前民未為僧官未賣度牒未嘗無邉事無荒年未聞其有乏用度者王安石自以孔孟負其學以堯舜待其君乃欲天下小民為僧官賣度牒以活民之性命臣不知其何見也

熈寧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

七年又給五百道付河東運司脩城

高宗紹興七年有言欲多賣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千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臣按佛教虛無寂滅非中國之人所當崇奉然已入中國千有餘年世之英君鉅儒非不欲去之但習俗已成深固盤結終無可去之期唐宋以來有度僧之令至熙寧中始為牒以鬻之宋高宗曰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臣竊以為一夫不耕則國家

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而吾之子孫亦併不得其子若孫用焉誠反而思之曰此輩可終去乎若有可去之幾禁而絶之上也若度不能禁與其縱之孰若取其身庸而後度之猶為愈也

伏讀律文有曰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罪住侍及受業師私度者與同罪並還俗臣有愚見請今後有欲為僧道者許與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别無違礙量地方遠近俗尚緩急俾出關給度牒路費錢收貯在官造册繳部該部為之奏聞給牒發下所司遇祝聖之日行禮畢府州正佐親臨寺觀依其教法當衆簪剃畢然後給牒若有不待給牒擅自簪剃者

依律問罪及罪其主令之人其給度也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非闕不補如此則國家雖不得其身力之用而得其傭錢以代其役既得其錢歲終或觧京或留州以為賑濟飢荒惠養孤老及修造橋梁之用如此則僧道少而人知自重既無所損于其教而彼之得度也免跋涉之勞道途之費彼亦樂為之矣若此者雖非中國聖人中正之道然既至于此無如之何與其任彼所為不若有所限制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猶為彼善于此也以上鬻僧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邉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臣按此漢以来征榷居貨之始古者關市之征蓋

惡其專利就征其稅非隱度其所居積之多少而
取之也武帝于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車至是
又用公卿言凡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于
商賈末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算于手力所
作者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算嗚呼出諸途者
既征其齎載之具藏諸家者又算其儲積之物取
民之盡一至此哉

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車及船

臣按算商之車已為無名而又算民之車與船凡民不為吏不為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算商賈則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嗚呼緡錢之法初為商賈設也至其後乃算及民之舟車遂使告緡者遍天下則凡民有蓄積者皆為有司所隱度矣不但商賈末作也嗚呼取民之財而至于如此民何以為生哉以上告緡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

族貲蓄十收其二謂之率貸

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死者

臣按唐行率貸及借錢令以萬乘之君而借貸于民已為可醜况又名曰借貸其實奪之又可醜之甚也人君其尚制節謹度毋使國家之貧至于如此史册書之貽醜萬世哉以上借貸

德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筭除陌錢

臣按民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計間稅錢除陌錢者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錢嗚呼為國而商利至此可謂無策矣此算間架除陌錢

宋太祖開寳三年令樸買坊務者收抵當

臣按樸買之名始見于此所謂樸買者通計坊務該得稅錢總數俾商先出錢與官買之然後聽其自行取稅以為償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

萬兩撲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上罔下為害甚大咸奏罷之此撲買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

哲宗元祐中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請罷實封之法酌取其中定為永額名人承買

臣按所謂承買者凡有坊場河渡去處先募人入錢于官承買然後聽其自行收稅以償之也墟市之聚集既賣之津渡之往来又賣之甚至神祠之祭賽亦賣之為國牟利之瑣瑣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承買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堯俞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且令帶納一料俟秋成更令帶納

臣按民間耕蠶一年之收僅足以供一年之賦有所逋負積壓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償了堯俞所建帶納之說是誠有司追徵逋負之良法

知杭州蘇軾言朝廷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閡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取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令盡理推行

臣按軾他日又言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僵仆則幸矣何暇舉

首奮臂以營求于一飽之外哉自祖宗以来每有
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用而
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
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
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
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
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損虛名而收實
利也軾之此言足盡百姓逋負之利害伏望聖明

于凡德音之布準此以施行天下窮民不勝之幸
孝宗時朱熹上封事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
已及九分已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
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有所拖欠亦得
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恵及閭里此誠不刋之令典
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後世亦可遵行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無經制使移用諸司財計

而以經制為名紹興初孟庚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經總制錢

臣按葉適言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于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强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于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士人而其言如此葢辨目前不暇及遠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則

宋所謂經總制錢葢出于不得已而為一時權宜之計當是時也所謂强敵壓境歲有荐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將帥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財惜費之時何暇為寛征薄斂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後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以為一時生民之害耳後世人主苟未至猝廹無措之時決不可行此等事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諸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違

法最為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戸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財之多無如宋朝者天下税務酒務無處無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務二十一處酒務三十五處其嵗額皆四十萬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鳳翔者税務亦十有五酒務亦二十

有五當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後又有所謂經總制錢月樁之類所謂月樁者其取之尤為無謂其間殊名異目皆是于常賦之外經制之餘巧生別計然皆當時權宜不得已而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罷惟所謂罰訟者之錢今世藩憲郡邑猶藉此以為攫取之計朝廷雖有明禁視之以為虛文夫宋人之為此為公也今世之為此假公以營私也乞峻發德音著為常憲分文以上皆准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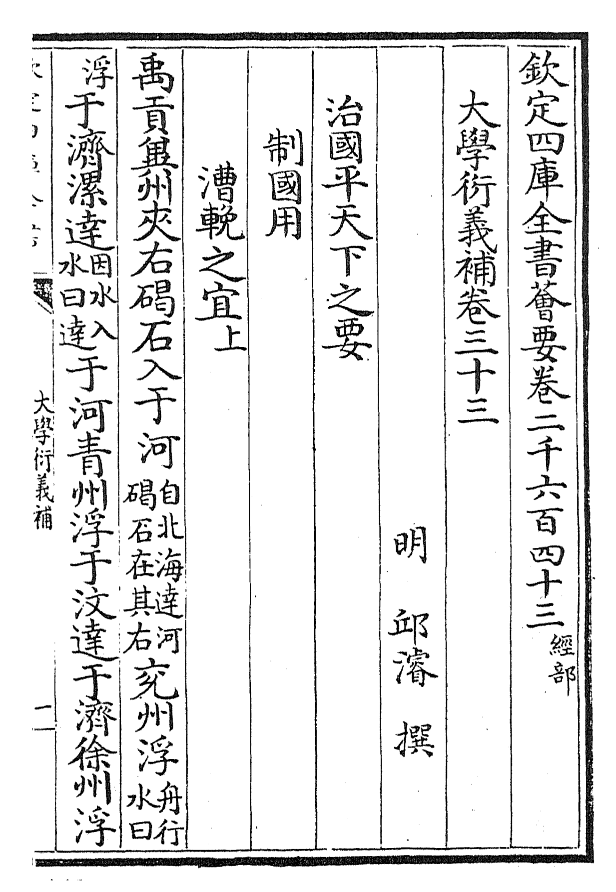
枉法之贓庶幾革官吏貪墨之風厲士夫廉隅之節此經總制月椿錢

以上論鬻算之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四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兖州浮舟行水曰浮于濟漯達因水入水曰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

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潛漢逾越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絶河而渡曰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于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叙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里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里納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納秸（半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于五百

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于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来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于甚

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飢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吴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于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于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引車船也）粟起于黄腄（黄腄東萊二縣）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斗）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盖由海

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盖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足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艸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

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

禄賜于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

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

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衆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衆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衆而無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

國用日舒民力日寛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武帝作栢梁臺宫室之脩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宏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歳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歳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歳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

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于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于民之多之為愈哉葢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于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濬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陪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于國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

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已則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内虛耗而

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吁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輓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于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黄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脩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里益筲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兖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

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廷鸞曰邸閣者倉廪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于北而此則自北而運于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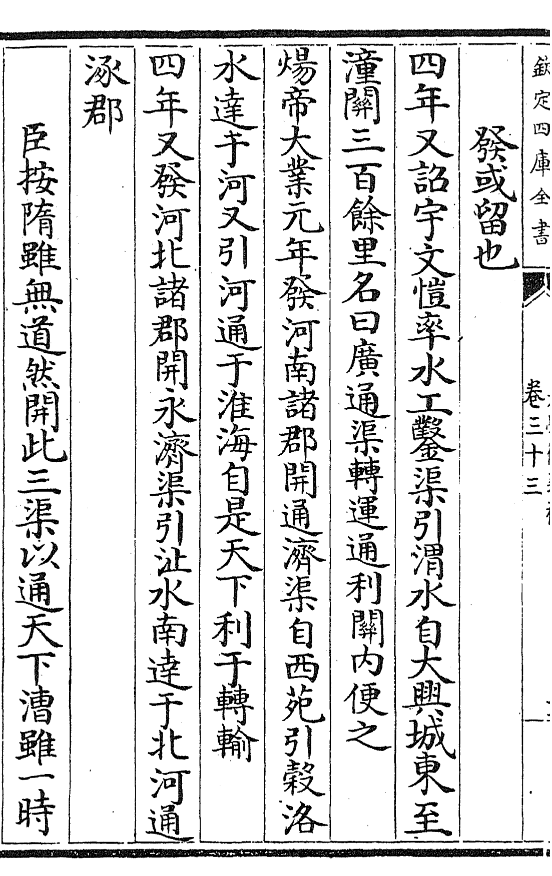
後魏自徐揚州内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邉鎮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黒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虚議為水旱之備詔

于蒲陝虢熊伊洛鄭懐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于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盖于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囬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



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

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
溢之足虞然極奢于内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
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廪之積雖多不足
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

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况宫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剏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

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

度俱從撙節其復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

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

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

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

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

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于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来至于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于此

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

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後食糧之軍多加兊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兊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

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兊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盖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旻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逺也惟所謂囊米之説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

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兊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于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兊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舁岸上過

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至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簞篛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毁舟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盆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篛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于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陜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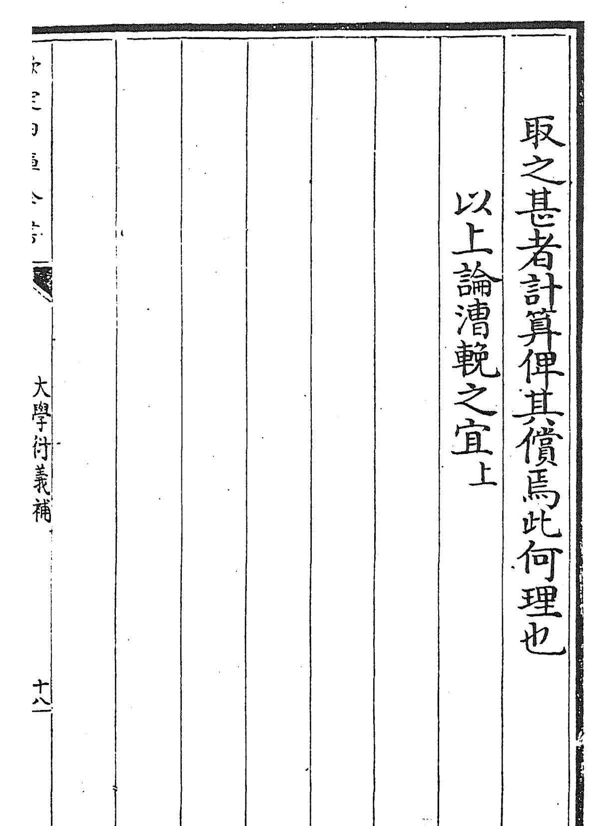
人君于豐足之時恒為闕絶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于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顓顓待哺于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来皆給斗耗自漢北漢謂以来不與支破倉廩所約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嘗為耗用

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子之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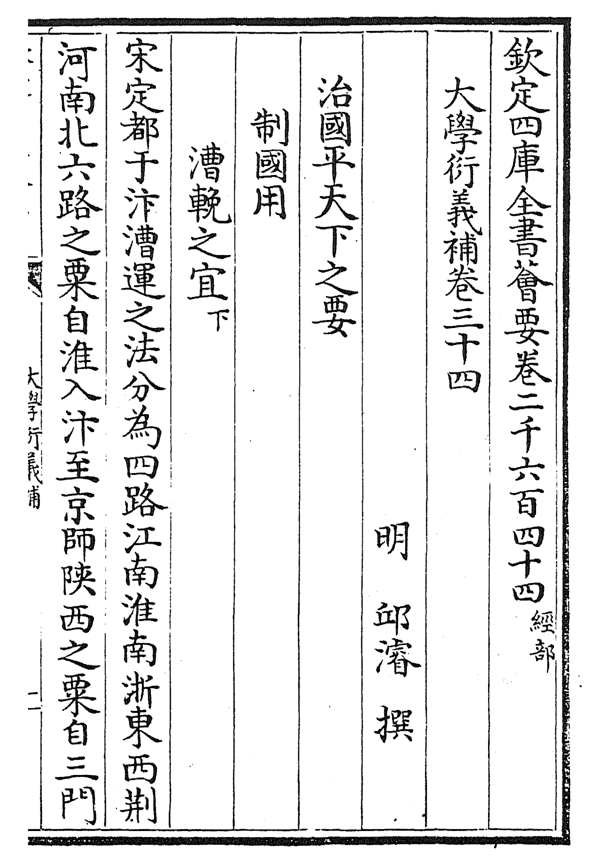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于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于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寛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



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此何理也

以上論漕輓之宜上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四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下

宋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

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陜西之粟自三門

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即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歴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于山東唐漕仰于江淮其運道所經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歳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今儀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發運官董

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

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田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牐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

官賛之阻滯及其田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糴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鹽法條下旣已歷陳宋人轉船載鹽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寛士卒之一分寛一分則受一分賜矣况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埶

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漢明帝時王景脩汴渠

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内史劉

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

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

淮益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内又東合

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

汴河則自中牟縣入于黄河今歸徳宿州虹縣泗

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絶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運漕蓄瀦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吕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吕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滙于淮合于

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入于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别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為今運道云

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牐至新莊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

尋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牐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為利

徽宗重和元年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使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牐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撿討復修

臣按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

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髙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牐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甎永樂十九年加以甎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甎土以備風浪綱運之上下舟楫之往来皆沿隄

行人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
中然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楫傾
沉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于舊隄之
外河泊之旁別為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
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埶就浚
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甎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
減水牐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于内以
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埶如此則人

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欻之變人則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為利益實亦非小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巴延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胡長孺曰杭吳明越揚楚幽薊萊密俱岍大海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為沙朱清者嘗傭海濱沙民楊氏家殺人亡命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来若風與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則復来亡慮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

角識之後就招懷為防海民義清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受金符千户遂言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興海運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初嵗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

師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吴粳稻以給幽燕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邉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巳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邱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淇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

都漕運萬户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户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

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葢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葢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

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盖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盖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

事而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来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時爲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允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爲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

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

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
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户
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漢道泊
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
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
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
占視風候之説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
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

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

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
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
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幖
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録造成圖册縱其
往来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决然可行無疑然後
于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
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
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

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飄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為省其兊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

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
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
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
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
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
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
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
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

于運河窄淺舳艫擠塞脚費倍于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歴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歲運所至之數備具于后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

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須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邉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為决然可行萬無弊也念此乃國家千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

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餘。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餘。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餘。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七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餘。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九合餘。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萬五千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

六合餘○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萬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餘○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餘○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萬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餘○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萬四百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餘○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萬九百九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餘○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

千四百七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餘○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萬一百六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餘○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餘○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一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餘○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餘○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

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萬九百八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餘〇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合餘〇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餘〇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萬四百九十一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餘〇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萬七百四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〇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餘〇二年二百四十六

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萬七千九百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餘○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餘○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萬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餘○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七合餘○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萬八百三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餘○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萬六千六

百五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餘〇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萬三千一百八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合餘〇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萬七百七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〇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勺餘〇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萬一百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合餘〇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餘〇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

十八石所失者一萬六千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萬六百八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九合餘○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二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合餘○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

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餘○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天歴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千三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餘○以上元史所載歳運所至及所失之數史又云風濤不測糧船漂溺無歳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于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數所得盆多矣

順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頴盜起方國珎張士誠據浙東西之地海運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爾徵海運于江浙詔士誠輸粟國珎具舟二賊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臣按元朝承平之時歲運幾至四百萬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僅得十有餘萬石最後升斗皆無焉是時也斗米至銀六兩一時勲戚權貴衣錦

繡抱珠玉而枵腹忍飢以為餓殍者何限嗚呼可歎也哉是以為國遠圖者覩未形之患為先事之謀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國今雖富盛異日吾之子孫安知其不馴致于此乎矧今建國于燕而又承其後雖天祚國家祖宗基業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長思也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灤旱站

在封邱縣西南舊黃河北岸陸運至淇門在濬縣西南即古枋頭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今濟寧州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今東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

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閘洪武三年曉諭往来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而往来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運至陽武發山

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
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
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
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
金龍口開黄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
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
罷海運而専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
淮安安莊牐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

夾路樹柳朮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將百年于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勢而微用人為以濟之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剏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開創之功雖在勝國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則有待于聖朝焉前元所運歲

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葢十倍之矣宋人論汴水謂大禹疏鑿隋煬開𤨏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而謂天意顯在于宋臣不敢以為然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葢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意其意彰彰然明矣近年運道秋後春初往往乾澁舟行艱阻有妨歲計九月以後宜于清口入淮處暫築小壩高二三尺許截水以通舟又于直沽河流轉下海處横作木閘以遏水其有淺處兩際宜各去七八里許横立木柵以限舟

栅中開門當中浚深河潢可容兩舟許分道上下行舟涖官于此分籌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罷之如此則河流有所限制舳艫不至擠塞而運道四時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為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牐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

之

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費益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専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

愚見陸輓與河運利害畧亦相當必欲復舊須于
城東鑿為大潭如積水比以為停泊之處引水自
城西入壕由北轉東瀦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處
築牐以司啓閉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為巨
牐蓄禁中水非滿溢不啓自慶豐牐以東每牐之
旁皆為月河以容挨牐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
勞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為便但道路之間
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沒牛騾踣斃脚價踊貴漕

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咸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来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費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為今之計請于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闢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専以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専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来者從右

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于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惟許作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軌轍散行水易涸而泥易乾運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牐原設牐夫編為甲乙專一脩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于提舉司出脩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輓石傭工作之費又

俾有司拘集車户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脚價分為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雨若干泥濘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數奏聞永為定例如此則輸輓通利所費者不過民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况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啓閉動經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牐設官聚夫官俸民糧日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源疏滌壅塞

脩築堈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穫文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議
其于國計未必無補
至正十六年董摶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

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路近而兵少敵小而期促者耳大敵在前擁兵數十萬千里饋糧曠日持久未易行也

臣按董搏霄人運之法誠有如胡粹中所評者用兵遠道決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飢民接運因以哺之借其力以達粟于無食之地葢亦兩得其

濟與夫漕黄河者其于三門底柱之險其間一帶

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暫而不可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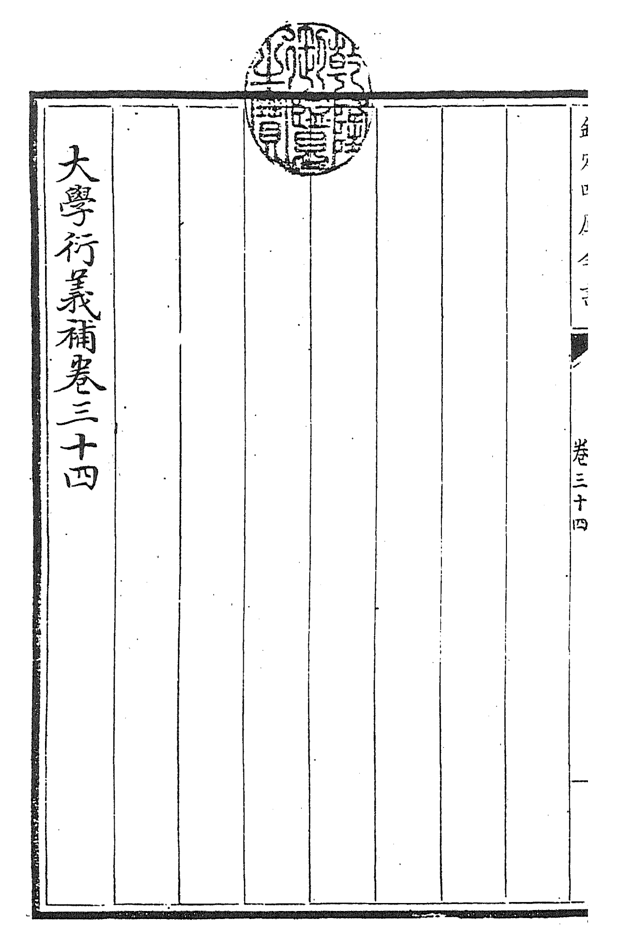
以上論漕輓之宜臣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陜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曁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

徐吕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者即元史所謂會源牐也泗出泗水縣沂出曲阜縣洸出寧陽汶源有三一出萊蕪一出泰山縣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為牐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牐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比盖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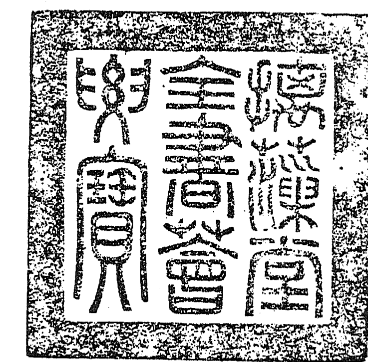
至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
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潼御順流也御河
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泝流而上由白河抵
潞而達于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来
之沁有自瑯邪来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
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牐天
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
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

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臓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為命脉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邉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

無而悔書生過慮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檝而包圍巨牐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過為天慮惟聖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吳　魯
謄録監生臣楊師曽